

蛇梯游戏,是我们贫瘠童年里的精神冰糖。一把把坚实挺直的梯子、一条条五彩斑斓的毒蛇,星罗棋布地印在棋盘上。我们姐弟仨轮流抛骰子,再根据骰子开出的号码移动棋子;如果幸运地碰上梯子,便意气昂扬地飞快跃升;倘若倒霉地遇到毒蛇,便灰头土脸地掉落下去。如此攀攀跌跌,最先抵达云霄终点的,便是赢家了。

我们姐弟在蛇与梯美丽的纠缠里,一寸一寸快乐地成长着。也许,蛇梯游戏对我们起了潜移默化影响,所以,长大之后,宠辱不惊。反正嘛,起起落落,才是正常的人生,就像花开花谢一样。

“蛇”是常常被母亲挂在嘴上的。日上三竿还赖床,母亲就会喊:“起来啦起来啦,别像条懒蛇一样!”遇着贪得无厌的人,母亲就会说:“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!”有时,她也用蛇比喻狡猾的人、歹毒的人、阴险的人,而她最痛恨的,便是“两头蛇”,两边讨好又两边破坏。

原先只在唇齿上打转的蛇,有一天,竟然蠕蠕地爬进了屋子里,大模大样地栖息在水槽底下半开的橱柜内。那时,家境拮据,住在临河的一所木屋里。河畔是无边丛林,想必那蛇住腻了老家,想学乾隆皇帝下江南,神差鬼使地住

明明姐又告诉我们,虽然跟去年相比,老人显得有点老态龙钟,但精神一直很好。刚到桐庐,他足不出户,闭门谢客,每天从早到晚伏案写作,以每天五千字的速度,花了二十天完成了一本回忆录《笔走童年》。后来,又陆陆续续作了一些画。前不久,舞蹈家戴爱莲特意从北京赶来探望,叶公很高兴,两位老人童心不泯,还结伴去江边捡叶公所钟爱的鹅卵石。

次日清晨,我在睡梦中隐隐觉得有人在牵动我的被角,睁眼一看,竟是叶公!他带着稚童般的微笑瞧着我:“昨天晚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,不要介意!快起来吧,天已不早了。一会儿我们去分水参观郑家祠堂。”我连忙爬起来,两脚落地感觉特别轻巧和踏实。漱洗完毕,来到客厅,叶公见我仅穿了一件衬衣,关切地说:“山上冷,要多穿点,否则 would 得感冒。”我热乎乎地应着,递上了申石伽先生的信。老人读完信,不由感叹道:“现在老朋友所剩无几喽!”

用完早餐,我们随叶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径直来到江边。此时回首仰望富春画苑,一座粉墙黛瓦的仿古建筑赫然在目,它背山面水,气象万千,画苑门口,粗大的枫树和樟树相互对峙,犹如两位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座艺术大堂。

八点半光景,当地县政府的领导接我们去参观祠堂。一路上,叶公谈了他在“文革”中的种种遭遇。那时,他在八平方米的牢房里被关押达七年之久,即使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,他始终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。为了锻炼身体,他创造了一套练腰的体操,并来回走动,免得背弯腿僵。为了练习说话发声,他读书读报读出声来,还自编自说长篇故事《松树湾》。老人遗憾地说:“可惜现在已忘得差不多了,否则写出来也是蛮精彩的。”

车在曲曲折折的小道上开了大约两小时,到分水的时候,村口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幼,他们都想一睹与他们共饮一江水的艺术大师的风采。老人颌首向村民们致意,还不时敲打着那些孩子的脑袋,惹得村民们哈哈大笑。

所谓“郑家祠堂”是一座早已破败不堪的建筑,但是通过残存的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,还是能想像出这座祠堂当年是何等气派。屋檐上雕刻着麒麟、凤凰、仙鹤等,还有各种神话人物、戏文传说。气势雄伟,工艺精湛。叶公语重心长地对当地文管会的同志说:“太可惜了,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,要好好保护。”

入夜,我们围坐在一起,品着香茗,春彦兄提议请叶公唱段京剧。叶公推辞道:“我老了,唱不动了,还是你们唱吧,我帮你们打拍子。”于是我先唱《甘露寺》“劝千岁”,春彦兄又唱昆剧《长生殿》选段。这下可把老人的戏瘾勾出来了,他站起身,清了清嗓子,来了段《打渔杀家》。别看老人已是耄耋之年,却依然中气十足,唱的中规中矩,有板有眼。

我们要告别富春画苑了。临行前,明明姐为我们准备了一大包杭州特产小核桃,还有刚刚煮熟的玉米棒,让我们带着路上吃。老人恋恋不舍地送我们到大门口,千叮咛,万嘱咐:“这儿正在修路,要当心,车开慢点。”并且要我们代他向程十发、贺友直、戴敦邦等老朋友问好,希望他们来年春季去富春画苑作客。

汽车的发动机响了,我们向这位可敬的倔老头辞行。他站在高大的樟树下显得那样挺拔,而且神情严肃地向我们挥手致意。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,我心中涌起一阵酸楚。突然,老人又俏皮地作了个“敬礼”的动作,高声喊道:“再见——”他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中越来越小,这洪钟般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中却传得很远很远……

二十年过去了,和叶浅予先生会面的那一幕,仍时时萦绕心头。(下)

蛇话连篇

(新加坡) 尤 今

进了我们家。

那天,爸爸不在,家里只有我们娘儿四人。母亲想要淘米做饭,然而,一开橱柜,便低低地喊了一声,倒退了两三步,煞白的脸,闪出了绿幽幽的惊恐。蛇!我们都看到了。

那尾蛇,蜷缩着,岿然不动;空气死般圆静,一如影像的定格。不旋踵,母亲回过头来,以急促的语气对着三个几乎把身体嵌进墙壁里的孩子喊道:“出去,快点!”脸青唇白的我们,以飞般的速度朝敞开的后门跑了出去。

蹲在河边,心里的恐惧蓬蓬勃勃。这时,屋子里传来了“乒乒乓乓”一阵乱响,担心母亲的安危,我们一阵风地卷进了屋子里。只见母亲手执平时用以劈柴的斧头,双眼直勾勾地瞪着前方。那条不知天高地厚的蛇,已被劈成了几截,蛇血正沿着被劈坏了的橱柜滴滴答答地淌下来、淌下来。母亲的脸,僵着,有断壁残垣的荒凉。

北京人艺,中国戏剧界的一块金字招牌;于是之,中国戏剧界的一颗巨星。如今,巨星陨落;然而,他的星光依然灿烂!

于是之,他在电影《龙须沟》《青春之歌》《以革命的名义》《丹心谱》当中的表演,让他名扬全国,特别是在老舍名剧《茶馆》中扮演的王利发(王掌柜),在表演艺术上更是炉火纯青,被誉为“百年掌柜”,成为上海人熟悉又喜爱的艺术家。

1985年12月14日晚上,首都剧场三楼小剧场,于是之、朱琳两位大家联袂,演出了从头至尾只有两个人的《洋麻将》。原本他婉拒了我的采访。我只得先使用上了“缠”字诀,表达了对他的艺术心仪已久;同时,他的舅舅石挥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艺术家;这样算来,你也是上海的“娘家人”



过生日(中国画) 王齐云

一日在读书网搜索,一本书名为《海鸥乔纳森》的电子书,吸引了我的眼球,许是对海鸥的好感,虽然从未在海上航行过,可不知为何,我一直偏爱海鸥。

轻点鼠标,打开扉页,我在书评一栏里,看到了这样一段话:“对有浪漫情怀的读者来说,是诗;对有乐观情绪的读者来说,是童话;而对有进取精神的读者又是励志箴言。”感谢作者理查德·巴赫的精明所在,因为任何读者都能从这部作品中获得希望。

一只名叫乔纳森的海鸥,不愿做一只简单觅食的寻常海鸥,尽管付出了被逐出鸥群的代价,也在所

是很多很多年之后,我才明白母亲当时的心情。在孩子面前,不管母亲心里有多惊多悸,还是得设法为孩子撑起头顶那一片天的。

成长之后,背起行囊的我,在异乡异国屡屡和蛇打交道。用胃囊、用眸子。在春暖花开的广州,我吃绵软入味的“蛇鼠一锅”;在夏日炎炎的曼谷(泰国),我喝阳刚暴烈的蛇血;在秋风乍起的香港,我品尝甘美滑嫩的蛇羹;在寒风回旋的武夷山,我享受现杀现做的鲜蛇火锅。想到蛇们平时作恶多端,我吃得心安理得、喝得痛快淋漓。

最别开生面的,是在印度看蛇跳舞。要蛇的人盘膝而坐,全身披鳞的眼镜蛇从圆圆的竹篓里探出头来。当笛声从弄蛇人耳边袅袅袅袅地飘送出来时,那剧毒的蛇,便成了风中婀娜的柳条,迂回曲折地款款摆动。慢慢地,笛声变急,舞姿变狂,娉娉婷婷的蛇身,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地扭,忘情地扭、疯狂地扭,扭出了千种妖烧的妩媚,扭出了万种蚀骨的风情。

在这一刻,我想到的却是蛇蝎美人。多少人,丢魂失魄、妻离子散、身败名裂,只因为抵挡不了那一份勾魂的美啊!

蛇年将届,这是充满考验的一年。希望大家都能练成百毒不侵的内功,抗拒蛇的诱惑。敬祝人人蛇年安康快乐!

于是之的愿望

秦 来 来

了。其后,我又使上了“叹”字诀,说如果不能采访他,回上海后怎么交代……

或许是他被我的诚意感动了,或许是他对我的处境同情了,总之,在演出结束后,他在后台的化妆室里,对着我的话筒,侃侃而谈。

“我喜欢这个戏,揭示了‘老龄化社会’这个世界性的问题。”于是之开门见山,直奔主题,“这个戏写了两个老人的孤独,却偏偏还要恢复自信。男主人魏勒,原来是个公子哥儿,继承了父亲的遗产,发了财,开了公司。可是后来一病,被人挤了出来,就像从云端跌回地上。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

失败,还自以为很有力量,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在拳击场上被人打下来的。反过来,只要这个幻想一旦被揭穿,他就崩溃了,马上成为养老院中的多数人一样,坐在轮椅上,呆呆地,每天就是等死。就如魏勒自己讲的,这里是‘行尸走肉的仓库’,‘咽气前暂时存在的一群东西’。”

一个戏,只有两个人;两个人的戏很冷,很难演,于是之是怎么来展示的呢?“区别,区别在这个戏很重要。”他强调,“因为整个戏的情节就是打牌,几乎所有的情感都在打牌中表现。全戏打14把牌,要是全部是一、二、三发牌,然后输了一通,那简直没意思透了。”

于是之吃透了魏勒的不甘失败、却又不知为何失败的矛盾心态,以及某些堂·吉珂德的自大,不愿意像大多数老人一样,他还要“跟自己的命运斗,而且斗得很厉害。”找到了人物的根据,于是之的表演就有了“区别”,整场戏就不再雷同、不再枯燥。

我们的话题,自然聊到了《茶馆》,以及于是之本人的成就。

1980年以后,《茶馆》剧组先后到西德、瑞士、法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加拿大等国访问演出,引起轰动。他的表演也得到很高的评价。理当高兴的于是之,对着我的话筒,却不无忧虑地说,“不是因为我们出去好多次了,感觉出国演出不新鲜了;而是觉得为什么一搞出国演出就是《茶馆》,难道就不能拿出别的剧目去吗?”“外国同行羡慕我们的制度和整体性,他们对《茶馆》的赞誉很大部分也在于此。”因为

中学一个班一般有五十多个学生,看学生成绩,只要通过一两次考试就能了解,但学生的性格和心理,教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,才能发现差异。我早些年接触过一些特例,教育理论书上没有描述,很多教师也没注意,但现今渐渐多起来了。比如,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,却娇宠到极点,追求物质享受,他们没有平等的意识,没有劳动习惯,甚至也不尊重父母,实在令人担忧。

20多年前,我们曾关注过一名学生,他出身工人家庭,经济情况并不好。那个年代,学校学生穿戴比较朴素,连女生也不讲究,可是这个学生穿着水平明显高于同学,他很在意“形象”,在有镜子的地方,他都会照上一会儿。牛仔褲刚出现在校园,他很快就有了一条;大家都有了,他则有三条了。在食堂,他总是皱着眉头在碗里拨来扒去,把不爱吃的菜剔出来放在饭桌上。学生私下猜测:“他家是不是万元户?”——当年报上刚兴起这个词的时候,教师平均工资只有六七十元钱,谁也不知道一名学生会有什么挑食。与之对照的,是班上一些家境富裕的同学,衣着朴素,在食堂总是把饭菜吃得一粒不剩。

终于,难堪的一幕出现了:学校放假,一些家长帮孩子来取行李,这位身强力壮的男生空手走在前面,而他那瘦小的母亲背着他的被褥,佝偻着跟在他的后面!他就这么坦然地走出校园,走上大街。我们当时真的惊呆了:这太出格了。这个学生怎么就没有自尊?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?他在小学和初中怎么就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呢?毫无疑问,他是被宠坏的,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?怪不得他不愿对自己说自己的家庭,因为他连自己的父母也看不起,父母只是他的仆佣。

我说了这件旧事,老师们也说了各自遇到的现象。比如,常有家境贫困的学生拒绝学校的资助,并非因为励志自立,而是担心被同学知道,丢面子;有高中女生买化妆品装作不在意扔在宿舍桌上,其实是从伙食费里省出来的;有学生在家向父母索要手机,谎称是学校“统一规定”,而家里省吃俭用供养他,生活水平已经不能再低了……

虽然我总是告诫自己,对青年要宽容,但我还是想起了张天翼《包氏父子》中的那个包国维,穷人家有那么一个爱慕虚荣的孩子,就是落下一颗大灾星。那个在富人家当差的老包望子成龙,不想再做忍气吞声的“下人”,以他的性格,虽不至于欺压别人,内心何尝没有自己的一套富贵?因而他才会一味放任纵容儿子,有求必应,让包国维成了游手好闲的混混。不幸的是,这个社会的教育观,像是没有多少进步,张天翼写于七十多年前的小说,至今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重演。

谢天谢地,我见到的这些孩子一般滑得不太远,成绩也还过得去,有的也能上个大学,但因为有这样的表现,我总觉得,那个家庭极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发生些什么。

外国、特别是美国盛行“明星制”,因此在一个戏中要聚集那么多的、各有千秋的艺术家同台演出,简直是不堪设想的。像林连昆这样的大牌,在《茶馆》中也只是扮演一个连正名也没有的“穿灰大褂”的龙套。他又说,“要写出好的、有民族气派的内容,反映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苦难、我们的贫困,我们对困难的克服,深刻揭示我们民族的精神风貌,把这样的话剧拿出去,还真不会比电影交流逊色。因为是‘活人’出去了!”

28年过去了,于是之和曹禺、英若诚、林连昆等,先后离去了。蓝天野、朱琳等人,再也不能站在舞台上演绎他们的角色了。

当年于是之的愿望:“应当有许多新的剧目不断地拿出去,让中国的话剧在世界上占一流的位置,只要提起话剧,就要让人说,不仅有法兰西的、有俄罗斯的,还有中国的!”不知还能否实现?



己美好的将来迈出第一步,就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阶段,也一定会迎来自己完美的状态和完美的生活。

虽然,这本书是写给青少年的,但作为成年人读它,也未必会无动于衷,起码你在阅读的那一刹那,会变得纯粹、淳朴、自然还有感动。在e空间阅读电子书,好不倦意;看到精彩之处,若想存于私己,慢慢享读,鼠标点击复制或下载,更是方便快捷;我爱极了网上数字阅读。

决决五千年
中华文明,此刻却要追问:有多少文明可以重来?
经典阅读

数字阅读好惬意

榕 杨

水换来成功,既然选择了天空,选择了飞翔,就要永不放弃地坚持和努力。每一个人都渴望用自己最幸福的方式去演绎生命,虽然社会竞争激烈的现实,会让我们的梦想发生改变,但是只要敢想敢做,给自己一个目标,以现在为起点,为自

海鸥乔纳森告诉我们:每个生